

尚書註疏

三四

□ 12

78

2







尚書註疏卷第三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儵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 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註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

故取王註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虞舜側微 為庶人故微賤 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

試諸難 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 ○難乃作舜典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一 芥元登可賣



**疏**虞舜至舜典。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為庶人，故微賤。○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嗣繼至難事。○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舜典**

**傳** 典之義與堯同。

**曰若稽古帝舜**

**傳**

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

**曰重華協**

**于帝**

**傳**

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曰**若

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與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與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濬哲文明。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註無施也。

**溫恭允塞**

**傳**

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

**信允塞上下**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傳**

玄謂幽潛潛行

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疏**

曰：若至以位。○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

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與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與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



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  
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  
道德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潛  
深至上下○正義曰潛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潛  
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  
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  
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  
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  
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  
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  
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  
於堯也○傳玄謂至微用○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  
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  
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  
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  
為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微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

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

違命○徵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八元

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度百事揆

叔豹季狸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時敘

無廢事業○揆音葵癸反凱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蒼舒饋傲禱戡大臨危降庭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傳

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

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朝直遙反納于大麓

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



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

於天○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起虔反帝曰格汝舜詢事考

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傳格來詢謀乃汝底

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

○詢音荀底音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定也本或作底非舜讓于德弗嗣傳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疏慎微至弗嗣○正義曰

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

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摠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徽美至違命○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



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為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理事之宜故為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弟相愛乃有長幼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為揆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瞽、濞、敬、禱、戲、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

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絲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絲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百揆時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傳穆穆美至凶人○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此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為



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擯也○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為錄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幾揆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裳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微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傳格來至禪之○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

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微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取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錄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錄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鯀既九年又加此二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異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上日朝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在璿璣玉衡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以齊七政**傳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玉者正天文之器



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音旋○禋肆類于上帝傳堯不聽舜

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

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禋于六宗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

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

亦以攝告○禋音因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

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

天地四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傳九州名山大川五岳

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

賢皆祭之○墳扶云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

反衍音演

班瑞于羣后傳輯斂既盡觀見班還右君也舜斂公

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

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輯徐音集王

瑞垂偽反信也牧疏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既讓

牧養之牧徐音目而不許乃以堯禫之明年正月

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

不自安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玉者正天文

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

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

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

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

萬曆十五年刊

禮記卷三

九



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  
 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已之  
 受禫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  
 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  
 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  
 始見已受堯之禫行天子之事也○傳上日至祖廟  
 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  
 正月之朔故云上且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  
 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  
 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  
 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  
 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  
 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  
 明月以此為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子於此事  
 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  
 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  
 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  
 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

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  
 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  
 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為堯之高  
 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  
 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傳在察至與否○正  
 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  
 玉之別稱璿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璿  
 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環弁玉纓所以  
 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  
 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  
 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璿衡者璿為轉運衡為橫簫運  
 璿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  
 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  
 璿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璿以玉為衡蓋  
 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  
 以視星辰蓋懸璿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璿窺衡以知  
 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璿衡察之必在天  
 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



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

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三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問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



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  
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傳堯不至五帝○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  
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  
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  
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  
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  
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禮望相  
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  
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  
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  
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禮司服云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  
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  
鄭玄篤信識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  
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  
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

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  
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  
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  
祭之但史略文耳○傳精意至攝告○正義曰國語  
云精意以享禮也釋詁云禮祭也孫炎曰禮絜敬之  
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禮之  
言禮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禮祀之文在  
燎柴之上故以禮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旨曰  
明禮又曰禮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賔殺禮咸格經傳  
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禮是精誠絜敬之  
名耳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  
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  
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  
星雩祭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  
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  
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  
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



引彼文乃云禮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禮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緯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

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傳九州至祭之○正義曰望於山川大摠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棟也棟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棟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棟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



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傳輯斂至正始○正義曰觀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意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

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傳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收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望秩于山川○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徒肆觀東后○傳遂木反



見東方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傳合四時

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

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

度如字丈尺也量力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

尚反斗斛也衡稱也脩五禮五玉傳修吉凶省軍嘉

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傳三帛諸

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

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

之○贄音至本又如五器卒乃復傳卒終復還也器

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復扶

又反下

同還音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代禮傳南岳衡山自

東岳南巡五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傳西

岳華山初謂岱宗○華尸化反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于北岳如西禮傳北岳恆山○有如字徐于救反如

如初歸格于藝祖用特傳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

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藝魚世反五載

一巡守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

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

然堯又可知○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

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朝音直遙反



註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傳

敷陳奏進也諸

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

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敷音乎疏○歲二月至以庸

正義曰舜既

班瑞羣后既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向衡

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恆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傳諸侯至告至○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土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符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待者收也為天子循收養人



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  
 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  
 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  
 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  
 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  
 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  
 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傳東  
 嶽至子男○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  
 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  
 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  
 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  
 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其所言諸侯惟謂  
 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  
 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  
 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  
 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  
 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大

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  
 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殮  
 五牢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子男饗餼五牢殮三牢  
 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  
 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  
 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  
 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  
 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傳合四至均同○正義曰  
 上篇已訓協為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  
 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  
 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  
 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桡作  
 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作甲子紀  
 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  
 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  
 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  
 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  
 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



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量度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傳：脩吉至其玉。○正義曰：周禮大司馬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固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

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傳：諸侯至執黃。○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



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為飾。○傳：卿執至執雉。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侯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正義曰：曲禮云：贊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贊則不知所用，故言贊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為贊，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贊同也。○傳：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贊下，則是贊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贊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贊。已臣皆不還其贊，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恆北岳，恆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恆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恆山為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云

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贊。已臣皆不還其贊，是三帛生死則否。○傳：南岳至月至。○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恆北岳，恆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恆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恆山為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云



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名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比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友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

朔巡守。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此史變文耳。傳巡守至一牛。○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為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傳各會至可知。○正義曰此摠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為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錄之。○傳敷陳至能用。○正義曰敷者布散之



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也奏是進上之語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其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十有二州傳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肇音北十有二

揚豫梁雍并幽營也封十有二山濬川傳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濬

俊象以典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宥音又馬云宥二宥也鞭作

刑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宥音又馬云宥二宥也鞭作

官刑傳以作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傳扑榎楚也

不勤道業則撻之○扑音卜反徐敷金作贖刑傳金

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贖石欲青災肆赦怙

終賊刑傳青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

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青所景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傳舜陳典刑之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

峻律反流共工于幽州傳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

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共音恭左傳少

萬曆十五年刑

書疏卷三

九



驩兜于崇山傳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驩呼

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竄三苗于三危傳三苗國名緡雲氏

之後為諸侯號饗饗三危西裔。○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緡雲氏

之後為諸侯蓋饗饗也左傳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

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杜預云緡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

凶也貪財曰饗貪食曰饗緡音晉饗土力反饗他節反殛鯀于羽山傳方命圯

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

山東裔在海中。○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

則頑舍之則罵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杙杜預云即鯀也檇杙凶頑無儔匹之貌四

罪而天下咸服傳

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

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摠見之疏摩

有至咸服。○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

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

州以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

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

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

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

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

其有意善功惡則令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

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

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



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卽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洲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絲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卽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通利。○正

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山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恆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傳象法至越法。○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做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傳有寬至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



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有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傳以鞭至之刑○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復氏普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犂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傳扑榎至撻之○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指

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榎云撻以記之又大射卿射皆云司馬摠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傳金黃至贖罪○正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摠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栗氏為重段氏為鑄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



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錢爲六兩計千錢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卽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用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已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傳青過至殺之○正義曰春秋言肆青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爰緩也青爰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揔言用刑之罪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

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傳象恭至曰洲○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很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工



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傳三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榮後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餘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謫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

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弗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正義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傳皆服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摠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絲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二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絲其舉也。與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絲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絲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絲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

亦甚 二十有八載 帝乃殂落 傳 殂落死也 堯年十六

即位 七十載 求禪 試舜 三載 自正月上日至崩 二十

八載 堯凡壽一百一十七歲 殂才 百姓如喪考妣

傳 考妣 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 喪如字 又息浪反 妣必履反 父曰考 母

曰 三載 四海 遏密 八音 傳 遏絕密靜也 八音 金石絲

竹 匏 土 革 木 四夷 絕音 三年 則華夏可知 言盛德恩

化 所及者遠 遏安葛反 或音謁 八音 謂金 鐘 也 石

也 革 鼓 也 木 祝 疏 二十至八音 正義曰 舜受終之

敵也 匏 白 交 反 後攝天子之事 二十有八載 帝堯

乃死 百官感德 思慕如喪 考妣 三載之內 四海之人

蠻夷戎狄 皆絕靜 八音 而不復作樂 是堯盛德 恩化



所及者遠也。○傳 殂落至七歲。○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摠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傳 考妣至思慕。○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

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 過絕至者遠。○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過止絕之義，故為絕也。周禮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鐘，罍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傳 月正，正月元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復扶。又反。詢于四岳，闢四門。○傳 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闢，婢亦反。明。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三五



四目達四聰傳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十

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傳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

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傳柔安邇近敦厚

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

善○惇音敦長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任佞難拒也

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

乃且反任音壬疏月正至率服○正義曰自此已下

又音而鳩反疏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

舜既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

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

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眾賢也明四

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

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既

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

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

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

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

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民之師長

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于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

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月正至廟告

○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

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

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

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

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

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

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欲訟者



告前以攝位告今以節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  
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  
之國也○傳詢謀至衆賢○正義曰詢謀釋詁文闢  
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  
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  
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傳廣視至  
壅塞○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  
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  
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摠申其意廣視聽  
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  
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傳咨亦至明時○  
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  
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  
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  
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故惟當敬授  
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邇近醇厚皆  
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

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  
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  
近欲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  
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之悖德者令人君厚  
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  
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効之為善而行也○傳任佞  
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  
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  
人為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  
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  
**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奮起庸功載事也  
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  
○奮弗  
運反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傳亮信惠順也求其人  
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  
**僉曰伯禹**



作司空傳

四岳同辭而對禹代絳為崇伯入為天子

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

土惟時懋哉傳

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

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俞以朱反懋音茂

禹拜稽首

讓于稷契暨臯陶傳

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

稽首首至地

○稽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

帝曰俞汝

往哉傳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敕使往宅百揆

疏

舜曰至往哉○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

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傳奮起至別堯○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文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正義曰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絳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絳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爵禹言



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傳然其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懃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懃勉釋詁文。○傳居稷至首至地。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傳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阻莊呂反王云。疏帝曰棄至百穀。○難也播波左反。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

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  
○傳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後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暨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傳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傳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  
疏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



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卽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傳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入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猾戶八反，寇苦豆反，宄音軌。汝作士，五刑有服。○傳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

中正。○劓魚器反，截鼻也。剕扶味反。五服三就。○傳既

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

於朝，士於市。○處昌慮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謂

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

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

里之外。惟明克允。○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

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

之。○疏帝曰：臯陶至克允。○正義曰：帝呼臯陶曰：往者

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



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誠之。○  
傳得亂至所致。○正義曰：得者，狡猾相亂，故得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眾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

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笞，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註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鑕笞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



入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旬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為一旦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外。正義曰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徒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左西方曰蠻東方曰蠻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為言鄭玄云三

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傳言臯至述之。正義曰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致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傳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垂如字。徐音睡。疏傳問

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是朝臣共舉垂也。音恭。疏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



或以共工為名要帝垂拜稽首讓于及折暨伯與

能諧和此官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節言伯益能之○益阜疏傳上謂至能之○正義曰

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

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疏作朕虞○正義曰此

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

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及折伯與二臣名○折七良反與音餘

也和也

傳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

陶子也疏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

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帝曰俞咨益

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被誤耳

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

疏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

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

虞其義必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諧傳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

中○羆彼疏傳朱虎至之中○正義曰知垂所讓四

元凱之內明及折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

耳益是臯陶之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

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帝曰咨四

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傳三禮天地人之禮伯

夷臣名姜姓疏傳三禮至姜姓○正義曰此時秩宗

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

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



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  
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  
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  
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  
是問誰可知上文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宗  
尊也主郊廟之官

疏傳秩序至之官○正義曰堯典  
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  
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  
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夙夜惟寅直哉惟  
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  
清傳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

而清明○寅如字疏傳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  
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  
乃臥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

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  
名○夔音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帝曰夔

命汝典樂教胥子傳胥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  
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胥直又反王云胥子國子也馬直而溫寬而栗傳教  
云胥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戰栗也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傳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詩言  
志歌永言傳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

求徐音詠聲依永律和聲傳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  
又如字



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傳倫理也八音能諧

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傳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

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

人和可知疏於如字或音烏而絕疏帝曰夔至率舞

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女典掌

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

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

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

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

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

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

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傳胄

長至孝友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

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

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

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

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

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

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

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

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

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

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

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



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胥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直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傳剛失至其失○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人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詩言之○傳謂詩至其言○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胥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未字明訓未為長也○傳聲謂至和樂○正義曰周禮大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

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籥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未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傳倫理至勉之○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傳石磬至可知○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



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跄跄，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成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帝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傳：聖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過絕之。

徐在乃反，讒切韻仕咸反，說如字，註同。徐失銳反，殄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註同。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喉疏：帝曰：龍至惟允。

音侯疏：○正義曰：帝呼

龍曰：龍我憎疾，疾人爲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過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聖疾至絕之。○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爲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只故爲讒也。動驚我衆，欲過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爲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四納口舌，故納言爲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官，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納朕命，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待勅命之。欽

哉，惟時亮天功。傳：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



功疏帝曰者至天功。正義曰：帝既命用衆官，乃摠  
 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  
 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  
 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之在於汝，可得  
 敬之哉。傳：禹垂至命之。正義曰：傳以此文摠結  
 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集  
 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臯陶，及折伯與朱虎  
 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  
 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玄云  
 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  
 勅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  
 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論，或歷  
 日命授，乃摠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  
 十二人數，及折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  
 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  
 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  
 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功

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三歲而一考，二歲二考，九歲而三考，以其失得而行黜陟。

又丑律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傳：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

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北

字又音佩。疏：三載至三苗。○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  
 令力呈及。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

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  
 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

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  
 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

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  
 分背也。○傳：三年至明者。○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

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  
 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

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  
 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明。○正義曰：考績法明



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卽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皆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皆流之，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徙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者復繼爲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 傳 言其始見試用 **三十在位** 傳 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 疏 傳 歷試至八年 正義曰 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卽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

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五十載陟方乃死** 傳 方道也。舜卽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 疏 傳 方道至十二歲，仁之方也。已，孔註亦以方爲道，常訓也。舜卽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秉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爲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傳

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

其方，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

別生分類

傳 生姓

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別彼列反，分方

作汨

作

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作之篇。

亡。○汨

九共九篇

傳

稟勞也，飭賜也，凡十一篇

皆亡。○共音恭，王已勇反，法也，馬同。稟苦報反，飭於據反，稟飭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

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摠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編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君見存者之間，象家經文並盡此。疏帝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疏帝至稟飭，○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稟飭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言舜至其方，○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君其方，不知若此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篇亡。○正義曰：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稟勞，飭賜也。○正義曰：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稟得為勞也。



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是飫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註疏卷第三

尚書註疏卷第四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大禹謨第三

釋文徐云本虞書摠為一卷凡一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為十卷

虞書

臯陶矢厥謨

傳

矢陳也。臯音高。陶音遙。

禹成厥功

傳

陳其成

功帝舜申之

傳

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重直。

作大

臯臯陶謨

傳

大禹謀九功。臯陶謀九德。

謨亦作謨。益稷



凡三篇

**疏**

臯陶至益稷。正義曰：臯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臯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臯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臯陶謨後，故後其篇。○**傳**矢陳也。○正義曰：矢陳釋詁文。○**傳**陳其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傳**陳其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傳**陳其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

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予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摠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

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大禹謨**

**傳**

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疏**也。○正義曰：禹稱至謀

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臯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臯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此獨加大字，與臯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為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也。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

傳順考古道而言之

曰文命敷于四海

祇承于帝

傳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疏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正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傳敏

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

修德

易以豉反治直更反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

遺賢萬邦咸寧

傳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

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俞羊朱反攸音由徐以帚反稽于眾舍己

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傳帝謂堯也舜

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人於孤

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舍音捨告故疏曰后至

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眾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已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眾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虐鰥寡孤獨



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若貧窮無所依者必  
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  
之不易也。○傳敏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  
敏疾也是相傳為訓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  
為君難為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  
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眾民各自舉則皆疾  
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  
○傳攸所至下安。○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  
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  
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  
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  
帝謂至所重。○正義曰舜稱為帝故知帝謂堯也舜  
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  
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眾  
從人矜孤愍窮以為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  
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  
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  
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

此無告是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  
**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傳益因舜言又美

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  
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

**天下君**。○傳春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

以勉舜也。○春居倦反疏益曰至下君。○正義曰益

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  
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為大  
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為天下之君。○傳  
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為所覆者大  
運者動之言故為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  
眾事故為無所不通秦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  
以然易亦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論法云經緯天地曰  
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  
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  
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為視奄同釋言文益  
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  
**禹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傳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  
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迪徒歷反  
響許丈反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傳

先吁後戒欲使

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  
深秉法守度言有恆○吁况俱反度徒  
布反虞度徒洛反**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傳

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

特以為戒

○樂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

**惟熙**傳

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

心日以廣矣○去起呂反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傳

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

**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傳

拂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與禍故戒之○拂扶弗反  
疾連悌反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傳

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

則四夷歸往之○怠音待

情徒臥反

**疏**禹曰至來王○正義曰

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  
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  
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儆誠其心無億度之  
事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



恆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已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乏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已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恆。○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乘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恆也。○傳淫過至為戒。○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傳干求至賤之。○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眾意。古人賤之。○傳涕矣至戒之。○

正義曰。堯典已訓。嗚為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眾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傳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政以德。則民懷之。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傳言

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傳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樂

**以九歌。俾勿壞。**○傳音洛。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



必爾反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傳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

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疏禹曰：至乃功。

○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考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

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歎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六物。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勉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正義曰：正德至善政。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為民興利除害，使不遺之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



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摠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敘，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成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蓋使睦者歌吾子，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漑，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其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

民歌詠之，三事亦然。○傳水土至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所以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師。○傳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曰期，願言已年老，厭倦萬人，汝不懈怠。於位，稱摠我衆，欲使攝。○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於謔反。解。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傳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



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種

章用

反降江，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傳茲此釋廢也。

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

**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傳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

出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疏帝曰格至念功。○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堯期之間，

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摠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摠衆也。臯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臯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衆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

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臯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臯陶堪攝位也。○傳八十五至使攝。○正義曰：八十九十曰堯，百年曰期，願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堯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願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邁行至服之。○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為布也。○傳茲此至可誣。○正義曰：茲此釋詰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臯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傳名言至念之。○正義曰：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臯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臯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為主。○傳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臯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傳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



于予正傳

或有也無有于我正言順命

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傳

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

刑輔教當於治體

治音稚當丁浪反又如字

刑期于無刑民協

于中時乃功懋哉傳

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

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懋音茂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傳

愆過

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愆音牽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傳

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

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傳過誤所犯雖大必宜

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宥音又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傳

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傳

辜罪經常

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

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辜音

孤好呼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傳

報反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

汝能明刑之美疏帝曰臯陶至之休○正義曰帝以

臯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于犯我正道者由汝



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命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臯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弼輔至治體○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傳雖或至勉之○正義曰言臯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又

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愆過至之義○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下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傳嗣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傳辜罪至之道○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已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在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為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在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傳



倒也。洽謂沾漬。清優渥洽。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

於民心言潤澤多也。功惟汝賢傳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傲戒也能成聲教。

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傳傲居領反克。

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傳重直用反。滿謂盈實假。

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

冲不自盈大傳假工雅反盡津。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忍反為于偽反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傳自賢曰矜自。

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

失其功所以能絕眾人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

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傳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

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

汝終當升為天子傳丕普。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悲反

惟一允執厥中傳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

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傳無考無。

無稽之言勿聽

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傳聽徐。可愛。

於古無信驗之言勿用也

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傳

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戴。

君以自存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



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傳 有位天子位可

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

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與戎朕言

不再

傳 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

之成於一也○出如字徐尺遂反疏帝曰來至不再

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能

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

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

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

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

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

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

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為君之

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  
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  
而道明耳又為人君不當妄受人語無可考驗之  
言勿聽受之不是詢眾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  
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為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  
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眾非大君而何  
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眾人無以守國  
無人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  
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  
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  
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  
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  
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正義曰  
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  
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  
呱而泣予弗予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  
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  
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



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為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非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眾人○正義曰自言已賢曰矜自言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馬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眾人也○傳不大至天子○正義曰不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

然當以大功既立眾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眾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為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眾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而立○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四

十四



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與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禹曰：枚卜功臣，惟吉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傳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枚帝音梅。

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傳帝王立卜占之

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

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

世反，斷丁亂反。

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傳習因也。

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

枚卜。○僉七。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母惟

汝諧。○傳言母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

后之任。○禁今鳩。疏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

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

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母，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



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傳帝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謂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獄，是蔽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卜。○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也。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

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母至之任。○正義曰：說文云：母，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書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母，猶今人言莫，是言母者，所以禁其辭，命勿辭。○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傳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正音政。率百官若

帝之初傳

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

疏初。○正義

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已，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具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摠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舜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



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嶠牛，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嶠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義曰：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傳 三苗之民數千王誅率循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數音朔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傳 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濟干禮反 蠢茲

**有苗昏迷不恭** 傳 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

**春允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傳 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

**正道敗德義** 傳 侮亡甫反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傳 廢

**仁賢任姦佞** 傳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傳 言民叛天災之

**九反** 傳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傳 肆故也辭謂不

**恭罪謂侮慢以下事** 傳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傳 尚

**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 疏 帝曰咨至有勳。○正義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



慢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象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過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祖征是三苗之民數于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為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為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絲既死於羽山禹乃代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

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傳會諸至之貌○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日入為昏是為闇也動為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旅葵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



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  
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  
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傳廢仁賢任姦佞。正  
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  
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  
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  
則昏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  
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  
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向庶至我命。○正  
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三句  
苗民逆命。傳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不

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  
所以生辭。○誥古報反憚徒且反。益贊于禹曰惟德  
動天無遠弗届。傳音丹未反脅許業反。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

脩德致遠。○届音戒。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傳自滿者

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歷山往

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傳仁覆愍下謂之旻天

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  
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畋號  
負罪

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傳慝惡載事

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  
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慝他則  
反見賢遍

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傳誠和



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誠音咸矧失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

拜受而然之遂還師矣入曰振旅言整象○當丁浪

經典皆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

之音但舞干羽于兩階千楸羽翳也皆舞者所執

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

於計反闡尺善反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

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

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洞徒弄疏三旬至苗格

於眾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  
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  
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格其損謙虛  
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  
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  
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乃自負其罪自  
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慄  
不敢言已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  
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  
惑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益語也遂還師  
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之間七  
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  
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  
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  
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  
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  
之以文辭董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  
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



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  
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  
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于王誅逆者難以言  
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旋彼  
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往必  
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  
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  
加殺戮不以又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  
傳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  
贊為佐也屈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  
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届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  
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  
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天不愛其道  
地不愛其實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  
動之也○傳自滿至常道○正義曰自以為滿人必  
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  
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

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  
人○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  
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  
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故往  
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為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旻  
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  
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  
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  
怨慕者克已自責不責於人也○傳愚惡至頑父○  
正義曰愚之為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  
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齋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  
其罪引惡歸已事警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  
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  
懼齋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  
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  
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  
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



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於姦惡而已。○傳誠和至易感。○正義曰：誠亦成也。咸訓為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况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蓍，天以玄遠難感，蓍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蓍，故言感天感蓍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其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蓍者，以蓍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有感蓍，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蓍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整衆。○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傳遠人至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傳

干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杆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杆也。以楯為人杆，通以干為楯名，故干為楯。釋言又云：轟，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傳討而至百里。○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皇陶謨第四

萬曆十五年刊

皇流卷四

三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臯陶謨傳

謨謀也。臯陶為帝舜謀。○為于疏傳謨

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臯陶傳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

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夫音扶

下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傳

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

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蹈徒報反禹曰：俞，如何？傳然其言問所以行。臯陶曰：都

慎厥身，修思永傳

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

之道。○身修絕句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傳

言

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

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

○惇切韻都昆反

禹拜昌

言曰俞傳

以臯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當丁浪反，下同。

疏曰：若至曰俞，正義曰：史將言臯陶之能謀，故為

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已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臯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為父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



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文，迪道也。聲借為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為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臯陶，猶大禹為謀曰上不言禹，鄭云

云以臯陶下屬為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二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為上讀，顧氏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眾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眾賢明為砥礪，為羽翼。鄭云：厲作也。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傳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傳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知人則

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傳哲智也，無所不知。



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

兜

傳 使人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傳 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

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

亂政故遷放之

疏 臯陶曰都在至孔壬正義曰臯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

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

之是知人之難

傳 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

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

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 孔甚至放

之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

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

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二人

之下揔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

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

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

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

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傳 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

○行下孟反注性行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錄

卷

疏 臯陶



至采采。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為難，臯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臯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臯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臯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傳載行至為驗。○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此為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禹曰：何？

禹曰：何？

問九德

品例 臯陶曰：寬而栗。

性寬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和柔而能立事。

愿而恭。

愿愿而恭恪。

愿音願，愿切，韻苦角反。

恪苦各反，亂而敬。

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

擾而毅。

順也，致果為毅。

音饒，毅五既反。

直而溫。

行正直而

氣溫和。

簡而廉。

性簡大而有廉隅。

剛而塞。

剛斷

而實塞。○斷丁亂反。

彊而義。

無所屈撓，動必合義。

撓女孝

反，彰厥有常吉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

入而官之，則政之善。

疏：禹曰：至吉哉。○正義曰：臯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

曰：何謂也？臯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愿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



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彊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哉。○傳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愨愿而恭恪。○正義曰：愿者，愨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乃為德。○傳亂治至謹敬。○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

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為毅。○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為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傳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傳剛斷而實塞。○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為德也。○傳無所至合義。○正義曰：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已所是，不為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請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四

三



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取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入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恆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日宣

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傳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

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浚息俊反。日嚴祗馬云大也。

敬六德亮采有邦。傳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嚴如字馬翁受

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傳翁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

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翁許及反俊又馬

又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傳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僚本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傳

疑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撫方

魚陵反。疏日宣至其疑。正義曰臯陶既陳人有云定也。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



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  
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  
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侯，使有國也。然  
後摠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  
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  
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  
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  
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眾功其  
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三德至大夫。○正  
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課有  
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為布  
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  
且行之，須為待之意，故浚為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  
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  
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  
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  
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  
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至諸侯。○正義

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  
祇亦為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  
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  
可以為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有言人之行德，  
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  
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摠以天子之事  
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官。○正義曰：翕  
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  
德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今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  
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  
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  
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侯，使之治民事  
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  
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  
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  
訓為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于人，為俊。百  
人為義。○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釋詁文，一  
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正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四

三九



義曰、鄭玄亦云、疑成也、王肅云、疑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眾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無教逸欲有邦、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傳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

之微、○兢兢居凌反、業如字、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徐五荅反、幾徐音機、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

傳天宮私非其才、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傳天次

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于

五厚厚、天下、○有典、馬本作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傳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

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有庸、馬同寅協恭和

衷哉、傳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衷、音中、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傳五服、天子諸侯卿大

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傳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傳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

者、故人君居天宮、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疏無教



哉。○正義曰：臯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君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之，已無得空廢眾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敘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敘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按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為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不為至之常，○正義曰：母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

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兢兢至之微。○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其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傳：天次至天下。○正義曰：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少多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今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為天次敘之。天意既然，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四

三二



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傳庸常至有常也。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自由也。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教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殽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敘，此云天秩者，敘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

善也。鄭玄以為并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彩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傳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傳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傳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



懼。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傳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

順於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傳然其所陳

從而美之曰：用汝言，致可以立功。臯陶曰：予未有知

思，曰：贊贊襄哉。傳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

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

序。○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更反，襄息羊反，上馬云，因也。案爾雅作懷，因也，如羊反。疏

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之下，言所勉之

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

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

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

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臯

陶既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

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

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臯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

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

言之哉，非已知天，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言天至

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

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

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

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

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天視自我民。視

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

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所歸

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



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未有所  
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  
奏也顧氏云襄止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  
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也從襄陵  
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  
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  
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臯陶慮忽之自云言順  
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  
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註疏卷第四



